

马 镇 著

血 湖



中国言实出版社

鲍林春前进英才基金赞助出版

白湖

马 镇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潮 / 马镇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250-193-5

I. 血…

II. 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1767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电 话: 64924716 (发行部) 64963101 (邮 购)

64924880 (总编室) 64963107 (一编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19.375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5.00元 ISBN 978-7-80250-193-5 / I · 30



目录

七星刀	1
血湖	71
娜塔莎，你在哪儿？	92
畸形人	154
茶色世界	172
鬼市	223
火焰·清泉	276
胡杨	293

七星刀

—

圆月从黑影中的 A 城后面姗姗地朝夜空踱着，向 A 城的郊外撒下冷漠幽寂的清辉。浸凉的秋风倚着月光从 A 城刮来，吹得周围的树叶鬼啸般地作响，随后便是枯败的叶子飘落在地的窸窣声。A 城枕着大地睡着了。

这是狮与虎撕杀前可怕的沉默。血红的双眼怒瞪着对手，利爪深陷在泥土中，兽身后倾，每一块肌肉都在做着撕咬对方的准备，甚至将喘息都蓄在胸中，以使用最大的力量扑向对方。共产党的二十万大军已将 A 城团团围住，与国民党在东北雌雄一决的战斗就要打响。十万国民党精锐坚守城中，利刃在手，就等共军冲上来拼命。1948 年秋的这场决战的帷幕就要拉开，幕前幕后的人谁也没在阒静中合眼。

师长肖庆山在指挥部前的空地上磨他的七星刀，磨刀石是叫警卫员向老乡借来的。警卫员要替他磨，他不让，他预感到这场决战的残酷，这是他挥刀上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不用，跟了他二十年的七星刀就真的要进博物馆了。他的刀很美，刀脊厚厚的，刀锋却薄得似纸，重刀快刃，砍头最



省力。刀锋前端呈弯月状，刀尖翘着，使刀挥出时划出一个很圆的弧，圆弧内片甲不留。精绝的是两侧刀面上各鑿着七颗五角星，成北斗状，在雪亮的刀身上发出一股神秘的光。当年十六岁的肖庆山背着这把祖传七星刀参加了红军。

每当肖庆山喊着“为了红色苏维埃”，用这刀砍白狗子时，便像砍西瓜一样轻巧，一个圆弧划过，白狗子的脑袋滚到地下，身子还挺着枪向他刺，直到颈口翻白的肉一缩一张喷出血来，才气绝倒地。肖庆山砍杀敌兵无数，可喷出的血无论怎么看也不是红的，他只觉得刀光闪后，断颈处便喷泉似的喷出黑的、白的、蓝的、青的、绿的、黄的，最艳也是紫的。他怀疑自己的眼睛。他问同伴，白狗子的血是红的吗？同伴嘲讽他说，你瞎了眼？他挨过骂后便更坚信是这把七星刀在作法。一次小护士给他上药，斗胆说，肖连长，你别迷信，你一定是色盲，看不见红色。他双目圆瞪，大吼一声，扯蛋！吓得小护士跑到竹林后哭哑了嗓子，直到团长刘雨农扯着他赔过礼才算完。

肖庆山背着七星刀过雪山草地，到陕北，又到华北抗日前线。那天在太行山独角岭与日寇遭遇，山像被敌人揉动的面团，隆隆地颤动，炮弹呼啸，在阵地上炸出一团团的火光和尘烟，炸平了战壕，炸飞了战壕后面一簇簇的灌木。肖庆山站在距前沿一百多米的营指挥所内，他是奉命带着他的一个营阻止三千日军的铁壁合围，掩护师部和地方政府的突围。猎犬面对着群狼，他要让狼群来撕嚼啃咬他和全营战士身上的每一块肉，他们的生命结束了，指挥机关便得救了。他冷

眼望着山下的厮杀，他是全营之长，必须冷酷地面对死亡。喊杀声清晰无比，甚至听到了大刀砍下脑袋的噗噗声。八路军一人一把锃亮的大刀，刀上系着红布，挥舞起来，红光流动，鲜血四溅，远望去分不清是布是血。这是横在山腰上的绞肉机，日军冲上来，瞬间便化为一堆骨肉混杂的粪土。但红光越来越少。

“警卫员，把刀拿过来！”肖庆山喊。

“不行，刘师长命令过，敌人不到眼前不给刀。”警卫员紧抱住七星刀。

“娘卖操！小日本眨眼都看见了。”

“刘师长说，只允许你自卫用。”

“娘卖操！”肖庆山大吼一声，一脚踹翻警卫员，夺过七星刀。“能动弹的都跟我上！”寒光一闪，四十把大刀亮在他的身后。“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冲啊！”

一辆吐着红色火焰的战车扑下山岗，冲入日军的肉阵。随着火苗的喷吐，白光闪动，日军士兵血肉横飞，尸体横陈。日军开始还勇猛地挺枪与这辆战车厮杀，不久便在大刀的砍杀下将杀红眼的肖庆山和他的战士迷幻成天降的战神，武士道精神崩溃了，嗷嗷地惨叫着弃枪逃命。

对面山上的日军指挥官放下望远镜，一声八格牙鲁，举起指挥刀挥向战车。几门山炮响了，炮弹呼啸着飞向了对面的山岗。随着一阵巨响，战车粉碎了，大刀随着八路军战士的肢体飞上了天空。

战场上蓦然沉寂下来。



日军重整队形，挺着刺刀黑压压地又向着山上冲来。山上不足百人的八路军战士攥着大刀，怒视着渐渐逼近的日军，没有声音，可怕的沉寂似乎要把时间焚尽，好让大刀与枪刺撞击。突然，在遍布山坡的死尸中，一点红光一闪，一个人艰难地撑着大刀站了起来，接着，向着山下的日军用力地举起了刀。日军在这尊战神面前惊住，停止了前进。战士们看清了，那是他们的营长肖庆山，那刀依然雪亮，那刀柄头上的红布依然鲜红。面对着这雪亮和鲜红，阵地上骤然爆发出激动的欢呼，随即战士们有力地跃出战壕，高举大刀扑向山下。这已不是战车，而是排山倒海的巨浪，愤怒地向日军卷去。日军再次溃退了。

当战士们将肖庆山抬回阵地时，一颗信号弹从身后的空中升起。指挥机关突围成功了。

从此，大刀肖庆山的名字不仅威震敌胆，而且享誉全军。

当抗日战争胜利，当解放军已用美式装备代替了大刀，当肖庆山已升任师长的时候，司令员刘雨农让肖庆山上交七星刀。他对这个爱将说：现代化军队的师长再去挥着大刀和敌人拼命，就不配当师长；让我保存吧，等革命胜利了，送到革命博物馆去教育下一代。可肖庆山不给，他告诉刘雨农，没了大刀，打仗就没了魂。他请求将刀保留到全国解放，他要亲自将刀送到博物馆去。

“可不准拿着刀上阵。”

“我保证。”

“可你总食言。”

“我不想没资格当师长。”

“好，让你自己将七星刀送到博物馆去吧。”

二

火车在漆黑的夜里像病入膏肓的瘦马一样，喘着粗气缓慢地沿着渤海湾向东爬行着，车门任人开关，没有人查票，没有人报站，更没有人理会谁的上车与下车，因而便没人知晓山海关何时被甩到了后面。

吴敏攥着眼镜和刘茜茜相对倚着车窗趴在桌上睡着了，很香，像是在钢丝床上，但睡相很糟。肖宇守在椅的外厢，汉子似的挺着胸，脑袋则小女人似的搭在了肩上。有鼾声，很细。如果这三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少男少女安静下来了，那么车厢里这时一定静极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也只有在这黎明前最阴冷黑暗的时刻，才能企盼点儿静谧的时光。

“提包！他抢我的提包！”

一声尖利的叫喊刺破了宁静。

肖宇惊醒了。他顺着过道向透着微光的车门望去。一个农村老妪哭喊着与一个看不清面容衣衫褴褛的干瘦男人抢夺提包。他确信刚才凄厉的尖叫是那位老人发出的声音，于是向吴敏做了个参与事端的手势。睡眼惺忪的吴敏没有附和，只扭身朝吵闹声窥去。



车厢里的人都醒了，像是马厩中被饿狼惊扰的马群，只看着狼撕嚼同类而无一匹有相救之态。上百双眼睛就这样看着，看着肖宇冲上前去。

瘦男人一定瞥见了扑上来的肖宇，推开老姬和提包便向车厢外逃去。奇怪的是，瘦男人竟像撞到橡皮墙上似的，一瞬间被弹进车厢，重重地扔到地上。

肖宇被这突然的变化怔住。一个罗汉般的汉子立在车门处，圆眼突兀，短髭如刺，铁杵似的胳膊伸向瘦子。原来瘦子撞到了这个汉子的身上。瘦子爬起来再欲夺路逃窜时，铁拳正砸到他脸上。随着一声嚎叫，血从瘦子的嘴鼻喷将出来。肖宇这时看清了瘦子的面目。那是一张粗糙的驴脸，是农村很纯朴的驴所生就的木呆的那种脸，很脏，蓬乱的头发加上破烂的衣服，就像是一堆垃圾摊在地上。他的很小的眼睛像面临撕剥的小羊望着饿狼一般，可怖地看着大汉。肖宇未再上前。

车厢里的人不再胆怯，都站起来。

被惊醒的刘茜茜要走过去，被身后的吴敏拉住。这是个梳着短发，戴着黑边眼睛，冷峻端庄，稳重得像个政治家似的姑娘。“别去，有人管就行了。”吴敏扶着眼镜腿冷冷地说。

“我就去。”长着很漂亮的瓷娃娃脸的刘茜茜撇一下嘴，便泛起一朵酒窝，“肖宇还在那呢。”

大汉拎起瘦子往外拖，一把没抓牢，撕去瘦子半只破袖子，再去抓，瘦子哭丧着脸跪下来。“大叔，您饶命，我是贫农……”

“贫农？贫农咋抢东西？”

“我媳妇和孩子都病了，揭不开锅。”

“放屁！”汉子的眼愈加突凸，“你是想捞稻草！”他望一眼抱着提包瘫在地上的老妪，咬牙立髭，双手拎起瘦子拖出车厢。

肖宇跟出去，刘茜茜随在后面。

咣当一声，汉子拉开了车门。老牛被宰前是有预知的，不用出刀，屠夫只需手触纲绳，便知屠刀将至。瘦子显然比牛聪明，在车门外车轮的呼啸声中，拼死地用双手攥紧门把手。他凄然地哀求：“大叔，我是头一回，饶了我吧……我真是贫农……”

瘦子的挣扎险些将汉子甩到车外。汉子眼红了，用脚猛踹瘦子握门把手的双手，这反而使瘦子更紧地抱住了把手。汉子无奈地将瘦子又用力拽回车厢，将他掀翻在地，反扭过双臂。

“把你鞋带解下来。”汉子命令道。无人回应。汉子怒声喝道：“把你鞋带解下来！”

惘然中的肖宇环顾左右，只有他与刘茜茜俩人，方知是在唤自己。他机械地俯身解下右脚上的鞋带递给了汉子。汉子熟练地用鞋带将瘦子反缚起来。肖宇后来才知道，反缚瘦子的扣法是专捆猪的，很细的麻绳在蹄子上一捆，猪越挣扎越紧。瘦子一定知道这捆猪的方法，不再挣扎，只是绝望地哀求。而汉子也冷静得像宰猪的屠夫，将瘦子缚好后，又将他拎起来。



瘦子浑身剧烈地颤抖着，一边凄声地哀求，一边可怜地看着汉子，那绝望的目光比任何时候都更恐怖。

汉子轻蔑地一笑，而后从容地抬起腿，一脚踹到瘦子的腹部。随着一声惨叫，瘦子飞出车外，短促的惨叫声立即淹没在车轮的轰响中。

车门像一窟无底的黑洞，洞中呼啸着风声，恐怖得令人喘不过来气来。

肖宇木然地凝望着黑洞。

车厢内死一样的静，在颤栗和惊悚中，人的目光都呆滞着。

不知那汉子何时离去，又往何处。许久，一声轻轻的抽泣才打破了沉寂。刘茜茜搂着肖宇的胳膊哆嗦着，眼泪已打湿了肖宇的袖子。肖宇推开刘茜茜的手臂，严厉地：“哭什么？没立场，对坏人就得这样！”刘茜茜被肖宇的厉色惊住，陌生地看着肖宇。俩人间的空气骤然凝滞。吴敏走来，搂住刘茜茜。她比刘茜茜高两个年级，是当然的姐姐。

“怕了吗？”

刘茜茜摇摇头。

“那是想家？”

刘茜茜用力抱住吴敏又哭起来。

“你是首都红卫兵知道不知道？”肖宇批评刘茜茜，但语声很柔，“这么多人看着你，害臊不害臊？”

车厢里的人都在望着他们。

哭声停了。浓烈紧张的气氛渐渐平缓下来。随着他们仨人的回位，人们也纷纷坐下，顷刻，从各个鸽窝似的座席间

发出唏嘘的声响。

“那个大汉真吓人，胡子都倒立着。”刘茜茜抹着腮上未干的泪说。

“这算什么，”吴敏很神秘地，“听说A城工学院的戈瓦拉了吗？湖岸派的头儿。据说原来叫戈瓦拉，大山里出来的孩子，因为崇拜切·格瓦拉，改了名字，还留了把真格瓦拉的胡子，上战场，枪一响，就向前冲，攻无不克，A城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可惜是湖岸派的……”

“你崇拜他？”肖宇目光犀利地盯着吴敏。

吴敏瞥一眼肖宇，那是很复杂的神态。这使大家都沉默下来。

不久，都归入了梦乡。

天亮了，怕见尘世的太阳躲在云层里，世界在阴霾的灰暗中继续着夜晚的故事。

车上没有盥洗水，乘客都忍着，好在这个时代不以整洁为荣，更何况不用买票乘车。夜间的惊吓也让人忘了晨洗的必要。

距A城还有三十余里，突然一阵机枪声，接着是子弹的呼啸声从车顶上划过。车上的人都趴到了地下。火车紧急刹车，车的两旁是望不到边的庄稼。一块大牌子从窗口晃过，上面写着：前面有地雷。

又一个张作霖。



三

霍霍的磨刀声唬得月亮躲到云层里。警卫连的新战士以为大战前要杀猪改善伙食，神秘兮兮地问班长，师长要杀猪犒劳我们，干吗还亲自磨刀？怪吓人的。杀猪？是杀人！七星刀知道吗？师长的七星刀一响，就是要杀人。杀谁？混账，当然是杀敌人。俺只看着他那警卫员总背着那口刀，以为只是好看装样子，敢情师长真用那玩艺儿上阵哪？那把刀从井冈山杀到松花江，砍倒国民党兵、日本鬼子无数。英雄啊，小伙子，当革命军人就要学师长。可没发给俺大刀。混账，啥年月了，用你的刺刀照样能杀出个英雄。可没耍大刀威风。混账！

黑暗中一个女人走来，听到了林中的窃窃私语吃了一惊，循着磨刀声加快了脚步。磨刀声似乎就是为了这女人而响，嗅着她的气息愈发地悦耳，令人心跳，就像春潮，东风愈浓，春水愈急。

一双温暖的手搭在肖庆山的肩上，一股温暖的情潮也飞快地流遍肖庆山的每个细胞。他握住她的手，狠狠地亲了一口，随之陡地站起来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两心相贴，急促跳动。夜将他们裹在幕布中，没有士兵会看到他们的首长和妻子的亲昵。在军中在战场上，女人的身体和温情对士兵是枚炸弹，可对大战前的将军呢？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十万大军进东北，在哈尔滨扎起了

东北根据地大营，哈尔滨一时成了东方的莫斯科。这给了崇尚英雄的尚云一个绝好的人生机会，护士学校刚毕业便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自卫军。刘雨农到哈尔滨要女兵充实部队，一眼看中了漂亮活泼的尚云。她应该到卫生所，但他把她领回司令部，做他的机要秘书。他很得意，他知道只要尚云一进司令部的驻地，一百个男人就会有一百双眼睛盯着尚云。尤其是“258团”的，会馋出口水。让他们流口水，让他们知道只要为革命在战场上勇猛杀敌，我刘雨农会想着他们那热炕头儿的事。果真，穿着军装的尚云一走进司令部驻地，那英姿勃勃鼓涨着青春活力的身体便令所有人都凝滞成塑像，尤其那百十双滑稽地聚到一点上的惊诧的眼睛，令刘雨农更为得意。

“258团”，这是个有趣的军中掌故：解放战争中共共产党的军人有资格娶老婆的标准是，25岁以上，军龄八年以上的团级干部，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违纪。于是司令部最有资格的副参谋长吴雪林找到刘雨农。

“司令员，我看尚同志不错。”

刘雨农假痴一笑：“好怎么样？”

“怎么样？”吴雪林有些急，“娶媳妇呗！司令员，可是你答应给我上哈尔滨找的。”

刘雨农挠上了头皮：“可是……可是……只领回一个……”

“一个就够了。”

“可是……有目标了。”



“谁？”吴雪林圆眼喷火。

“大刀。”

吴雪林的眼皮立即搭拉下来。他自知难敌肖庆山，叹口气，悻悻地扭身走去。

“下次一定是你的！”刘雨农对着吴雪林的背影喊，吴雪林没有回应。

心急的刘雨农将政委叫来商量，要把肖庆山叫回来结婚。政委提醒他说，阻击国民党进犯的战斗明天中午就要打响了，怎么能在这节骨眼上入洞房。刘雨农捶了政委一下，你没看见尚云一进司令部的院子，光棍们都红了眼，他再不回来，我可挡不住了。他咬着政委的耳朵说，这么一个漂亮姑娘不给大刀给谁？我是专为他领来的。政委笑了。说干就干，片刻，通讯员已跨马向前线奔去。

刘雨农将尚云叫到办公室。“有对象吗？”他问。

尚云俏皮地抬起下巴，酒窝一现，道：“没有哇！是不是要给我介绍？”

大城市姑娘的解放程度令刘雨农一时语塞，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好厉害的姑娘，看样子你有准备。”

“‘258团’我知道，女同志进司令部不出两个月就进洞房我也知道。”

刘雨农乐了：“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对不起，我有目标了。”

刘雨农一怔：“谁？”

尚云从口袋中取出一张报纸，上面登着一篇人物特写，

题目赫然写着：大刀肖庆山。刘雨农仰天大笑。“好眼力呀！”他一指尚云身后，“你看谁来了。”肖庆山风尘仆仆地站在门框下。两眼相对，羞红了三十六岁的师长。

当夜，刘雨农的卧室做了肖庆山、尚云的洞房。翌日早上，鸡叫一遍，肖庆山跨马上了前线。枪声一响，肖庆山兴奋地抽出七星刀要上前沿阵地。电话机响了，刘雨农在电话那头大声喝道：“肖庆山，不许你动七星刀，给我在指挥所呆着，否则处分你！”刘雨农料定肖庆山头脑一热就要出刀上阵。肖庆山撂下电话，只好收起七星刀，心中痒痒的直到战斗结束。

再没什么浪漫，第二年，儿子出生了。

首长的女人挺着肚子进哈尔滨留守处生儿养女是极风光极自豪的事情，就像铁树开花，受到众人的仰视。可尚云不愿住留守处，她的自豪是她的丈夫，她还有挥之不去的浪漫，她爱她的英雄。当辽沈战役开始实施A城计划时，她将不满一岁的儿子丢给母亲，私自跑回了前线。刘雨农望着眼前这个默默地站在他面前的女人，本想发作骂她一顿，再把她赶回去，但在瞬间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被他领回来的姑娘不仅越发的成熟，而且越发的漂亮，或许是哈尔滨水土滋养的原因，军帽下白皙的面庞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这是战火中的自由女神。他在省城师范读书时，看到过一幅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的油画，美丽的自由女神高举三色旗引导人民在废墟上向封建王朝进攻的形象深深地感动了他。共产党人难道就不应有自己军中的